

第一章 未婚有孕離家門

炎熱的夏日，終於迎來了一場傾盆大雨，沖散了灼熱的氣息。

顧傾傾跪在院子中央，雙手被小廝鉗制著動彈不得，她努力的抬頭，試圖看清前面站在廊下人的表情，然而雨水太大，視線變得一片朦朧。

「顧傾傾，妳快告訴我，妳肚子裡的野種到底是誰的？妳要是再不說，我就打死妳這個孽障。」顧懷風咬牙切齒的說道。

顧傾傾抬眸看向面前暴怒的「父親」，無奈的扯了扯自己的嘴角，「我不知道。」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肚子裡孩子到底是誰的，她也很想知道搞大她肚子的人是誰。穿越過來時是在一間破廟裡面，她似乎是中了藥，被一個陌生的男人壓在身下，後來的事情就變得不可控制了。

等她再次醒過來，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，破廟裡頭空空如也，哪有什麼男人，彷彿昨夜的荒唐只是夢一場，而晚上天色太昏暗了，根本就看不清對方的臉。

之後她被丫鬟秋兒找到，迷迷糊糊被帶回了家，又過了一天才知道自己穿越到了什麼地方，以及她現在的身分。

「不知道？」顧懷風指著顧傾傾，氣得指尖直抖，他目光掃過桌子，落在茶杯上，想也沒想的就拿起來朝著顧傾傾砸去。

一旁的顧夫人見狀驚慌地上前阻攔，顧懷風被顧夫人撲得身子一歪，茶杯在顧傾傾腳邊砸碎。

「老爺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有話好好說，別跟孩子動手啊！」

顧懷風氣得直哆嗦，恨不得上前打死顧傾傾，他咬牙切齒的盯著顧傾傾的肚子，恨不得能將它看穿。

「好好說話？發生這種事情妳讓我怎麼和她好好說話。」他們顧家世代在雲城經商，雲城的絲綢鋪子有一半是他們家的，雖然算不上什麼高門大戶，但在雲城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，要是被人知道他的女兒在外面和男人廝混還搞大了肚子，這讓他以後怎麼見人？

顧夫人看向被小廝押在院子裡的顧傾傾，淚如雨下，衝過去抓著顧傾傾的肩膀搖晃道：「傾傾，妳就告訴我們吧，那個男人到底是誰！」

顧傾傾看著自己母親傷心又憤怒的模樣，有些於心不忍，正準備開口替自己解釋，一直在一旁看戲的庶妹顧萋萋突然開口截下她的話。

「姊姊，妳還是跟爹說實話吧，妳為了那個男人死扛著不說，爹爹真的會打死妳的。」

「是啊傾傾，就算那個男人就算再糟糕，也得承擔責任啊，只要妳說出來，老爺會體諒妳的。」孫姨娘跟著火上澆油。

兩個人話裡話外都在坐實顧傾傾和他人有染，顧傾傾抬眸冷冷的看向她們，「妳們兩個人給我閉嘴！孫姨娘，顧萋萋，別假惺惺的裝出一副關心我的模樣，我覺得噁心！現在這種畫面，不就是妳們母女倆想要看到的嗎？」

從她穿過來的第一天就知道這母女倆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之後的兩個多月更是讓她看清楚了這兩個人的嘴臉。

貼身丫鬟秋兒曾說過，那天是顧萋萋邀請原主一起出去逛街，後來顧萋萋又藉口支走了秋兒，這才導致她穿過來的時候被人壓在身下，所以她覺得原主失身這件事情，和顧萋萋有莫大的關係。

「顧傾傾妳怎麼說話的！」顧懷風怒火中燒，顧不上下著雨，衝到她面前就要打她。

顧夫人嚇得連忙抱住顧傾傾，用自己的身體擋著，「老爺，你冷靜一點，現在打傾傾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，我們現在想的應該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不知是因為聽了顧夫人的話，還是因為淋了冰冷的雨水，顧懷風總算冷靜了一些，他喘著粗氣，眼睛直勾勾的盯著顧傾傾，「顧傾傾，我給妳時間，妳好好的給我想想，到底要不要把那個男人說出來。」

說完，他一甩袖子，氣憤的離開。

顧懷風一走，顧夫人立即推開按著顧傾傾的小廝，將女兒扶了起來。

她顫抖著手，從袖口裡抽出手帕，擦著顧傾傾臉上的雨水——明明手帕也是濕的，但是她還是這麼做了，好像只要擦了，顧傾傾就會好受些一樣。

顧傾傾本就懷著身孕，跪了許久又淋了不少的雨，這會兒一起來，腦袋瞬間一陣暈眩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直直的倒在了顧夫人的懷裡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顧傾傾悠悠轉醒，她茫然的望著帳頂，腦袋裡還有些混沌。

「傾傾，妳怎麼樣了？妳有沒有覺得身體哪兒不舒服的？」

母親焦急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顧傾傾扭頭看過去，只見她雙眼通紅，眼底佈滿血絲，顯然哭了許久。

「娘，我沒事。」顧傾傾一邊說著一邊撐著身子想要坐起來。

顧夫人見狀，連忙上前幫忙。

看著坐起身的女兒片刻，她終究又憂心地問：「傾傾，妳就跟娘說實話，妳……妳肚子裡的孩子到底是誰的？」

顧傾傾微微歎了歎氣，「娘，我不是不想告訴你們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」

顧夫人蹙了蹙眉，「這……這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」

「娘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」

顧傾傾將自己中了藥，被人奪去清白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她聽，聽完之後，顧夫人面容霎時間變得慘白，眼睛驚恐圓睜，隨後眼眶一紅哭了起來。

「怎麼……怎麼會這樣。天殺的，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妳身上！事情發生之後，妳……妳怎麼沒告訴我呢。」

「我……我當時害怕，不敢說。」顧傾傾微微低頭，掩去眼底的神色，她說害怕是假，不敢說是真。

在古代，失貞這種事情要是被人知道了，那她這輩子可就完蛋了，說不定還要浸豬籠，連命都沒了，她不知道原主的父母會是什麼反應，肯定不敢說出來的。

只不過她做為一個母胎單身，大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事後避孕，導致現在肚子大了，想瞞都瞞不住了。

看著顧傾傾垂著頭委屈小心的模樣，顧夫人的心就像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揪住了一樣，她一邊擦著自己的眼淚，一邊抽抽噎噎道：「我可憐的女兒，到底是誰想要妳的命，對妳下藥，讓妳失身……」

「娘，您別哭了。」顧夫人哭哭啼啼的樣子，讓顧傾傾十分的頭疼，「我覺得這件事情跟顧萋萋她們母女脫不了干係，就是因為吃了她給的東西，我才中了藥的。」顧夫人聞言哭聲驟停，眼底的悲憤瞬間變成了憤怒。

她激動的站了起來，顫顫巍巍的說道：「是她們？我就知道她們母女倆沒安好心，我……我這就去找她們問清楚。」

「娘，您別衝動，您這麼跑過去質問她們，她們不會承認的。」

聽到這話，顧夫人停下腳步回頭看著臉色蒼白的顧傾傾，問道：「傾傾，那剛剛妳爹問妳的時候，妳為什麼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？」

提到顧懷風，顧傾傾冷冷一笑，「娘，您覺得我告訴他，他就會信嗎？」

穿過來的這兩個多月裡，她已經看出來原主的父親並不喜歡妻子，連帶著原主也不受寵愛。一個不受偏愛的女兒，無論她有什麼理由，只要犯了錯就是不被原諒的，更何況導致她犯錯的人是顧懷風最疼愛的女兒顧萋萋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顧傾傾知道她想說什麼，開口打斷了她的話，一臉無奈的說道：「娘，您別傻了，孫姨娘和顧萋萋兩個人一向會裝可憐，我們沒有證據就去跟爹說，是她們兩個人害我失身，只會被她們倒打一耙，爹不會相信的。」

她也並非沒想過要收集證據，可是她不敢相信身邊的人，自然也就無人可用，她自己也不可能整天跟蹤那對母女，當然什麼線索證據都沒有。

顧夫人歎了歎氣，臉上佈滿了憂愁。

「娘，我有些累了，想要一個人休息一會兒。」顧傾傾說道。

「行，妳好好的休息，娘就先走了。」

顧夫人起身離開，臨走前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顧傾傾。

「老爺，您就別生氣了，別把自己的身體氣壞了。」孫姨娘坐在顧懷風的身旁，抬手輕輕的拍著他的胸脯，幫他順氣。

顧懷風臉拉的老長，繃得緊緊的，怒哼道：「發生這種事情，我怎麼可能不生氣，要是被別人給知道了，我顧家在雲城還能有什麼臉面。」

見顧懷風這麼生氣，孫姨娘心裡得意不已，但是表面上還是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樣，「老爺，事情都已經發生了，您就算是生氣也於事無補，不如坐下來，靜下心來好好的想一想之後的事情應該怎麼解決。現在傾傾她肚子還小，別人還看不出來，可再過幾個月她的肚子就大起來了，到時候我們就是想瞞都瞞不住了。」

「還有，這事要是被秦家知道了，親事黃了倒也罷了，就怕到時候我們兩家再結成了仇，那可就得不償失了。」

這話徹底的點醒了顧懷風，自從他得知顧傾傾懷孕之後，整個人都被憤怒沖昏了

頭腦，完全忘了還有秦家這檔子事兒。

「妳說的對，現在最該解決的事情是她肚子裡的孩子，這個孩子絕對不能留下來。」顧懷風說完看向自己身旁的孫姨娘，「妳去準備一碗墮胎藥，讓她把孩子墮了。至於和秦家的婚事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以後再說吧。」

「這……」孫姨娘裝出一副遲疑的表情，「由我去做是不是不太合適？若是夫人知道了，定會怪罪於我，畢竟姊姊她才是傾傾的母親。」

「不，她心太軟，就怕傾傾一哭她就下不去手了，所以這件事情只能由妳去做。」孫姨娘微微歎了歎氣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這就去準備。」

「做的時候隱蔽一些，千萬不能讓外面的人知道。」

「老爺放心，我知道的。」

說完，孫姨娘轉身從顧懷風書房離開。

她剛打開書房的門，就迎面撞上了準備敲門的顧夫人。

「夫人，您來了？傾傾她還好嗎？」

一看到孫姨娘，顧夫人就想到傾傾說的下藥失身之事與她們母女有關，頓時怒火上頭，怒瞪著孫姨娘，伸手一把推開了她，「給我讓開，我的傾傾不用妳假惺惺的關心，要不是妳……」

顧夫人話還沒說完，就見孫姨娘往地上一倒，跌倒時還哎喲了一聲，彷彿是被她推倒的一樣。

孫姨娘坐在地上，裝出一副驚恐的模樣看著她，又抽出手帕放在眼下，擦了擦眼角不存在的眼淚，一臉委屈的說道：「夫人，您這是幹什麼？我只是擔心傾傾的身體，為什麼要把我推倒在地上。」

顧夫人咬牙切齒看著孫姨娘，這女人就是會裝模作樣，她是推了她一把，可她根本就沒有用力。

「妳在亂說什麼？我根本就沒有用力。」

聽到門口的動靜，顧懷風走了過來，他看著坐在地上的孫姨娘，眉頭下意識的皺了起來，「妳們這是在吵什麼？」

孫姨娘倒在地上許久，直到顧懷風過來才裝模作樣的爬起來，「老爺我沒事，夫人她也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妳……」

還沒等顧夫人出言辯解，顧懷風直接就打斷了她的話，「這都什麼時候，妳們還在這裡鬧，還嫌我頭不夠疼嗎？」

顧懷風說完看向一旁的孫姨娘，朝著她使了使眼色，「妳不是還有事要做嗎？」

孫姨娘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笑著朝兩人福了福身，「老爺，夫人，那我先走了，不打擾您們談事情了。」

等孫姨娘離開，顧懷風面無表情的瞥了一眼顧夫人，示意她進書房說話，顧夫人想著要說的事情畢竟是家醜，便把貼身伺候的嬭嬭留在了房外。

顧懷風開門見山地問：「問出來那個男人是誰了嗎？」

聽到這話，顧夫人的心瞬間就涼了，之前她還不理解傾傾，現在她明白了。顧懷

風從始至終都認為是顧傾傾不自愛，從未相信過她的話，認定了傾傾是和別人有染才懷孕的。

「老爺，傾傾是我們的女兒，她是什麼性子你會不知道？從事情被發現後，你就不聽傾傾她的解釋，現在更是直接認定了傾傾和別人有染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顧懷風被這話堵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「老爺，傾傾她是被人強迫的，她是被人陷害的！」顧夫人說著就哭了起來，她一邊哭著一邊將事情的真相告訴顧懷風。

顧懷風聽完後，臉上頃刻間佈滿烏雲，表情變得冰冷嚴峻，冷聲道：「發生了這種事情，她為什麼什麼都不說！」

顧夫人擦了擦自己的眼淚，委屈道：「這種事情你讓一個未出閣的姑娘怎麼開口說，她又怎麼敢告訴我們，老爺你就別再生傾傾的氣了，傾傾她也是一個受害者啊。」

顧懷風拳頭用力的砸在書桌上，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口道：「好了，妳別哭了，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怎麼把她肚子裡的孩子解決了。」

聽到這話，顧夫人微微一愣，「老爺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顧懷風道：「夫人，我知道妳心軟，但是傾傾肚子裡的孩子留不得，我已經讓雲桃去做了，這件事妳就不用管了。」

雲桃是孫姨孃的閨名，顧夫人聽到顧懷風讓孫姨孃去將傾傾肚子裡的孩子墮掉，頓時心裡一緊，下意識地覺得自己的女兒有危險，想也沒想的就朝著外頭跑去。顧懷風看出了她的想法，一個跨步，先她一步出了書房，然後將房門關閉鎖了起來。

顧夫人用力的拍打著房門，「老爺，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把我關在裡頭？」

門外的嬖嬖見狀也是驚疑不定，卻又不敢質問老爺。

顧懷風站在門口道：「夫人，妳好好的在書房待著，等傾傾的孩子沒了，我自然會放妳出來的。」

「顧懷風，你放我出來，我不允許你們傷害我的傾傾！」

「夫人，我這是在幫傾傾，難道妳想傾傾把這個孽種生出來嗎？這個孽種要是生下來，她和秦家的婚事就沒了，這輩子也就毀了。」

「我不管這些，我只知道孫雲桃她會害我的傾傾，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的女兒！」

「這事我已經決定了，妳多說也無益，就好好的在裡面待著吧！」說完這話，顧懷風看向一旁的小廝吩咐道：「你們看好夫人，別把夫人放出來了。」

「是，小的知道了。」

顧懷風轉身離開，任由顧夫人在書房裡面大喊大叫，小廝們死死守著門，也不讓顧夫人身邊的嬖嬖闖進屋。

寂靜的長廊上，孫姨孃步履匆匆，顧萋萋緊緊的跟在她身後，幾個丫鬟稍稍落後。

「姨孃，妳說這藥真的能行嗎？」

孫姨娘輕哼一聲，皮笑肉不笑說道：「妳放心好了，這藥是我找相熟的大夫專門調配的，一碗下去絕對見效。」

顧萋萋眉頭緊緊地皺起，一臉擔心地說：「可是為什麼非要把孩子墮掉？若是墮了，萬一父親想辦法幫顧傾傾遮掩過去，那她不還是可以嫁進秦家。」

「放心吧，即便是墮了孩子，她也不可能嫁進秦家。這墮胎藥藥性十分的強，一碗下去，她顧傾傾這輩子都別想懷孕了。一個失了貞，又不能生孩子的女人，別說秦家，就算是小門小戶都不可能娶她進門。」孫姨娘說著，忍不住冷笑一聲，眼底滿是算計之色。

「再說，就算妳爹有心掩蓋此事，可這天下畢竟沒有密不透風的牆，只要稍作動作，就能讓外人知曉此事，到時候她和秦家大郎的婚事，是絕對再無可能。」

「萋萋，姨娘知道妳一直傾慕秦家大郎，想要嫁給他。妳放心，姨娘一定會滿足妳的心願，讓妳嫁進秦家的。」

聽到孫姨娘的承諾，顧萋萋終於滿意的笑了，只是稚嫩的小臉上帶著一抹陰狠之色。

另一邊，顧傾傾思緒萬千，她躺在床上，雙手覆在自己還未隆起的小腹上面。

這個孩子，來得太過突然，突然到讓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

這時代的人把清白看得最重要了，要是她將孩子生下來，名聲盡毀不說，還會成為他人的笑柄，被那些人指著脊梁骨唾罵，可要是把孩子打掉，這畢竟是一條生命……

就在顧傾傾糾結萬分的時候，房間的門被人猛地推開。

顧傾傾被突如其來的動靜嚇了一大跳，下意識撐著身子坐起來看看。

看到孫姨娘和顧萋萋兩個人氣勢洶洶的走了進來，身後還跟著幾名丫鬟，顧傾傾微微蹙眉，「妳們兩個過來幹什麼？」

孫姨娘輕笑一聲，走上前道：「傾傾，姨娘當然是過來幫妳的。」

孫姨娘說完朝著身後的丫鬟招了招手，小丫鬟聽話的上前，手裡端著一個托盤，盤上放著一個碗。

顧傾傾都不用看就知道，那是一碗墮胎藥。

孫姨娘拿起藥碗走到她的身旁，用勺子舀起一勺，放在嘴邊輕輕的吹了吹，「傾傾，這藥對妳有好處，妳趕緊趁熱喝了。」

她抵住了孫姨娘伸過來的手，冷聲說：「妳把藥拿走，妳們送過來的藥我可不敢喝。」

先不說這孩子她是留還是不留，只憑這是孫姨娘和顧萋萋送來的藥，她就絕對不能喝，誰知道她們母女是不是想要害她。

聽到顧傾傾拒絕，孫姨娘和顧萋萋臉上的笑容驟然消失不見。

孫姨娘看著她冷笑道：「怎麼，難道妳還想把肚子裡的野種生下來？」

顧傾傾輕哼一聲，「這個孩子我生還是不生，和妳們有什麼關係？妳們趕緊從我的房間裡滾出去！」

一時之間，房間內的氣氛頓時變得劍拔弩張。

「顧傾傾，老爺說了，妳肚子裡的孽種留不得，這藥妳就是不想喝也得喝！」說罷，孫姨娘看向身後的丫鬟，吩咐道：「妳們幾個把她給我按住。」

眼看著幾個丫鬟就要上前，顧傾傾顯得有些慌亂，臉色一沉，厲聲喝道：「妳們誰敢碰我。」

丫鬟們聞言立即頓住，誰也不敢上前，兩邊的人她們都得罪不起，只好站在原地看看顧傾傾，又看看孫姨娘。

「都愣在那裡幹什麼，這是老爺的吩咐！妳們不用怕她，趕緊把她按住，一切後果都由我承擔。」孫姨娘怒道。

這話一出，丫鬟們再無顧慮，立刻衝上前將顧傾傾按住。

丫鬟們的力氣很大，顧傾傾被鉗制得動彈不得，只能奮力掙扎，高聲大喊，「妳們放開我！快點來人把這些人拉開！」

然而屋外沒有動靜，顧傾傾心更涼了。

雖說看孫姨娘母女能夠如入無人之境地闖進她的房間，就知道她院子裡的下人都是什麼貨色，可她怎麼也沒想到那些人可以捧高踩低到這種程度，連主子呼救都當沒聽見！

孫姨娘看著顧傾傾這副狼狽的模樣，輕哼一聲，端著墮胎藥走上前，開口道：「哼，顧傾傾，剛剛妳要是聽話些，自己乖乖把藥喝了，還能少受一些罪。」

顧萋萋站在一旁嬌笑著，口氣裡難掩風涼之意，「姊姊，妳就聽姨娘的話吧，乖乖的把藥喝了，把孩子流了，這件事情也算這麼過去了。」

「我呸，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們心裡在打什麼壞主意，這藥我是不會喝的！」

孫姨娘臉色一沉，狹長的眼睛微微眯起，冷聲開口道：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」

說完，孫姨娘伸出手鉗住顧傾傾的下巴，試圖用力掰開她的嘴。

長長的指甲幾乎要嵌進她的肉裡，顧傾傾死死咬著牙，不露出一絲縫隙。

孫姨娘也沒想到，顧傾傾竟然有這麼大的力氣，幾個人加一塊都撬不開她的嘴，於是她回頭招呼顧萋萋，「還不過來幫忙，把她的嘴給我掰開！」

顧萋萋立刻上前幫忙，多了一個人，顧傾傾再也堅持不住被掰開了嘴，孫姨娘得意的將藥碗貼過去，想要灌下去。

結果就在藥碗碰到她嘴唇的時候，顧傾傾不知道哪來的力氣，掙脫了丫鬟的鉗制，一把推開了面前的孫姨娘。

孫姨娘沒有任何的防備，踉蹌著往後退了幾步，連帶著顧萋萋，兩個人一起摔倒在了地上，褐色的湯藥灑了兩人一身，混著地上的灰塵，顯得格外狼狽。

「啊！」顧萋萋放聲尖叫了起來，「顧傾傾，妳瘋了！」

顧傾傾從床上爬下來，趁著她們沒有反應過來，她上前一把抓住顧萋萋，用手緊緊的掐住她的脖子。

「瘋了？我就算瘋了也是妳們逼的，兔子急了都會咬人，妳們以為我顧傾傾是傻子，會任人欺辱嗎？」

顧傾傾用的力氣不小，顧萋萋她被掐得喘不上氣，一張臉漲得通紅。

孫姨娘見狀，連忙爬了起來過去拽她，可是顧傾傾紋絲不動的騎在顧萋萋身上，手上力道不減半分。

「顧傾傾，妳……妳這是想要幹什麼？妳趕緊鬆開！」孫姨娘尖叫道。

「我要是就不呢？」顧傾傾說著，又加大了力氣。

「姨娘……姨娘，妳快救救我。」

孫姨娘看向一旁的丫鬟，慌不擇路的喊道：「妳們還愣著幹什麼，快叫老爺過來，告訴老爺顧傾傾瘋了。」

一個丫鬟連忙飛奔出去。

等顧懷風進來，先看到滿屋的狼藉，再走近一些，就看到顧傾傾騎在顧萋萋身上，雙手死死掐著她脖子。

「顧傾傾，妳在幹什麼？趕緊把妳妹妹鬆開！」

見救星來了，孫姨娘連忙跑到他的跟前，慘兮兮的哭訴道：「老爺，您快救救萋萋，我是按您的吩咐來給她送藥，她不喝就算了，現在還想殺了萋萋。」

「顧傾傾，還不趕緊鬆手！」顧懷風蹙緊了眉頭。

顧傾傾垂眸瞥了一眼庶妹，看著她那張因為呼吸不順而變紅的臉蛋，輕輕呵了一聲，然後鬆開手，從地上站了起來。

顧萋萋終於可以呼吸了，捂著脖子大口大口的喘氣，因為長時間缺氧，導致她呼吸的太快，不停的咳嗽著。

孫姨娘上前將顧萋萋扶起來，一邊檢查她的脖子，一邊問道：「萋萋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姨娘，我沒事……」即便在鬼門關前走一遭，顧萋萋也不忘告狀，紅著眼看向自己的父親，委屈的說道：「爹，您可要給我做主啊，姊姊她差點就要掐死我了。」

顧懷風厲聲喝道：「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！」

孫姨娘是個會見縫插針的，立即添油加醋的將整件事情說了一遍。

顧懷風視線落在打翻的藥碗上，冷聲質問道：「顧傾傾，妳是想把孩子生出來嗎？」

「是又怎麼樣？」顧傾傾同樣冷聲道。

原本她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孩子，但經過了這一遭，她已經確定了，她要把孩子生下來。畢竟在這個世上，除了原主的母親，就只剩下肚子裡這一個親人了。聽到這話，顧懷風氣得直哆嗦，「妳……妳這個孽障是想要氣死我嗎？妳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懷上一個野種已經是很丟人的事情了，再把這個孩子生下來，妳要我這張老臉往哪裡放，妳想讓我顧家成為滿城的笑柄？」

「丟人？我是被陷害的，有什麼可丟人的。真正讓你，讓顧家丟人的是那個設計我失身懷孕的人吧！」顧傾傾目光冷冽的看向庶妹。

察覺到她冰冷的目光，顧萋萋背脊莫名竄上一陣寒意，不由自主往孫姨娘身後躲。

「你不是一直挺好奇我孩子父親是誰嗎？不如您問問您的好妾室和乖女兒，我想她們兩個應該比我清楚。」

顧萋萋最怕的事還是來了，她慌張的擺手，生怕顧懷風信了顧傾傾，「姊姊，妳在亂說什麼，我和姨娘怎麼會知道妳孩子的父親是誰。我知道妳一直不喜歡我，但是妳在外面亂來，搞大了肚子，回到府裡還想栽到我頭上嗎？」

「顧萋萋，妳是要我把話說的更明白一點嗎？那天是妳約我出去的，而我也吃了妳給的東西之後，才中了藥的。」

顧懷風先前已經聽顧夫人說過一次，此刻顧傾傾說得斬釘截鐵，反倒顧萋萋語氣慌亂，便看向顧萋萋，他的目光令顧萋萋膽戰心驚。

她擠出眼淚，微微低著頭，做出一副可憐委屈的模樣，「爹，我沒有！我怎麼可能會對姊姊做出這種事情呢。」

「老爺，傾傾已經瘋了，她剛剛還想殺了萋萋呢。萋萋的性子您是知道的，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情。」孫姨娘說完看向顧傾傾，臉上帶著幾乎哀求的神色，「傾傾，我知道妳是因為我們發現了妳的祕密而惱羞成怒，如果妳非要找一個人撒氣的話，那就衝著我來吧。萋萋是妳的親妹妹啊，今日險些被妳掐死，妳還想冤枉她壞她的名聲，妳就這麼不喜歡萋萋，想親眼看著她去死嗎！」

顧傾傾聽到這話只覺得十分可笑，「壞她的名聲？我說的難道不是實話？妳們壞我名聲的時候就沒想過我會不會死。」

看著顧傾傾咄咄逼人的模樣，顧懷風臉色變得越來越黑，「夠了！妳不要在這裡胡言亂語了。萋萋是什麼樣的人，我這個做父親的難道會不清楚？妳這事只是意外，就不要怪萋萋了。」

「呵，意外？」顧傾傾一臉譏笑，「這真的是一個意外嗎？先不說是不是顧萋萋下藥陷害我的，那日晚上我和萋萋一起出去，回來的只有她一個人，她難道不應該告訴大家，讓人尋找我嗎？為什麼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找我？」顧傾傾一邊說著一邊看向顧萋萋，冷笑問道：「顧萋萋，妳怎麼不說話了。」

顧萋萋囁嚅道：「我……」

顧懷風目光同樣看向顧萋萋，似乎在等她的解釋。

顧萋萋起初還有些慌亂，但很快就冷靜了下來，她擠出幾滴眼淚，一臉委屈的看向父親，替自己辯解道：「爹，對不起，那天我約姊姊一同出去遊玩，後來姊姊不見了，我以為她和秋兒先回家了，就沒有在意這件事情，哪知道姊姊她居然出了意外。」說著，她假意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淚水，「姊姊，對不起，妳說的沒錯，這件事的確怪我，要不是因為我，姊姊妳也不會被人糟蹋了，現在也不會懷有身孕。」

看著顧萋萋虛偽的模樣，顧傾傾只覺得噁心的很，「妹妹，妳這張嘴可真是會說，一開口就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妳是受害者。」

「夠了！」顧懷風冷聲打斷，「傾傾，妳別再咬著這事不放了，這事和妳妹妹沒有關係，我現在也不想追究這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了，現在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妳肚子裡的孽種解決了。」

顧懷風說完看向身後的孫姨娘，「妳讓廚房再去準備一碗墮胎藥。」

「不用準備了，我是不會喝的，我已經決定了，我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。」顧傾傾冷聲道。

顧懷風怒喝，「顧傾傾，妳瘋了！」

顧傾傾態度十分堅定，「我沒瘋，我要將這個孩子生下來。」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顧懷風氣得心口處一抽一抽的疼了起來，他喘著粗氣，面紅耳赤的看著面前的嫡女，「既然如此，妳給我滾出顧家，我顧懷風就當做沒妳這個女兒！」

入夜，月色在陰雲的遮蓋下忽明忽暗，房間裡閃爍著微弱的燭光。

顧夫人紅著一雙眼，看著收拾行李的顧傾傾，「傾傾，妳非走不可嗎？」

顧傾傾停下的動作，抬眸看向母親，「娘，這個家裡已經沒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」

「傾傾，只要妳肯把……」

「娘，您不用再勸我了，我已經想的很清楚了，我想留下這個孩子。」說著，顧傾傾伸手摸了摸還很平坦的肚子，臉上滿是平靜。

見女兒如此堅定，顧夫人深知自己再說什麼也沒有用，她用力的歎了歎氣，開口道：「傾傾，妳和以前不一樣了。」

顧傾傾扯了扯嘴角，裡面的芯都換了，能不變嗎？

「娘，人都是要長大的，總不能一輩子都像個小孩子一樣。」

聽到這話，顧夫人又想哭了，她的傾傾要不是經歷了那樣的事情，哪需要變成這樣？

她知道女兒心意已決，也知道女兒確實待不了顧家了，也不再勸說，反而思索起自己要怎麼做才能幫到女兒。

說來說去，最要緊的就是錢了。

「傾傾，妳等娘一會兒。」

顧夫人留下這句話就跑了出去，過了好一會兒，她又急匆匆的跑了回來。

「傾傾，這些東西妳拿著。」顧夫人將自己帶來的小布包塞進她的懷裡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小布包沉甸甸的，顧傾傾一臉疑惑的打開，只看見裡頭放著一疊厚厚的銀票和碎銀。

這麼多錢！

顧傾傾心裡一驚，隨即複雜的情緒漫上心頭，「娘，這太多了，我不能拿。」

說著，她就想要將銀票還給顧夫人。

顧夫人攔下她的手，一臉認真地說：「傾傾，妳都拿著吧，這本就是娘給妳準備的嫁妝，離開顧家以後，用這些錢好好過日子，別委屈了自己。」

「娘……」顧傾傾有些哽咽了。

顧夫人也濕了眼眶，但是依舊笑著，拉著顧傾傾的手，一臉認真地說：「傾傾啊，是娘沒本事，不能護妳一輩子，離開顧家以後，千萬要照顧好自己。娘做不了別的，只能多為妳準備些銀錢，希望妳一切都好。」

說完，顧夫人就忍不住哭了出來，不似白天那樣的號啕大哭，而是十分小心，十分隱忍的啜泣。

顧傾傾握緊了手裡的小布包，就好像握住了顧夫人那顆滾燙的心。

「娘，謝謝您。」

顧夫人笑了笑，把眼淚擦乾，然後伸手將她攬進懷裡，「傻孩子，跟娘說什麼謝謝。」

月上梢頭，夜入深更。

顧夫人離開後，顧傾傾收拾好包袱準備連夜離開——顧夫人給她的錢，她只帶走了一半，因為她清楚這些錢是顧夫人的全部家當，顧夫人手頭無錢只怕日子更難過。

顧傾傾離開顧家時頭都沒回一下，這破地方她早就不想待了。

「小姐，小姐您等等我。」

剛走沒幾步，顧傾傾身後突然響起一道呼喚聲，一回頭，只見秋兒竟然背著包袱，一癩一拐的朝著自己跑來。

顧傾傾連忙上前扶住她，一臉擔憂的問道：「秋兒，妳怎麼跑出來了？」

「小姐，要不是我剛剛去房間找您，發現您不見了，您是不是就要把我丟下了，好在我比較聰明，發現您的衣裳都不見了，就連忙收拾東西跟著出來了。」秋兒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，「小姐，您不要拋下我一個人離開，我是您的丫鬟，自然是您去哪裡我跟去哪裡了。」

小姑娘哭得慘兮兮的，顧傾傾一臉無奈的笑了笑，最近她身邊的人好像一直在哭，就好像遇上了連雨天一樣。

她抬手揉了揉她的髮頂，「傻丫頭，別哭了，我帶妳一起走就是了，只是……妳的傷怎麼樣？」

在孫姨娘母女將她懷孕的事情爆出來後，顧懷風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武力逼問秋兒野男人是誰，可秋兒確實什麼都不知道，白白的挨了一頓板子。

「小姐，我這點小傷沒什麼大礙的。」秋兒搖了搖頭，倔強的說道。

看著秋兒那蒼白的臉色，顧傾傾上前將她的包袱接過。

「小姐，您這是幹什麼？您怎麼能幫我背包袱。」秋兒一臉慌亂，想要把包袱拿回來。

顧傾傾上前抓住秋兒的手腕，拉著她離開，「走，我帶妳去看大夫。」

主僕倆先去了醫館，接著又找客棧過了一夜。

晨光微微，攤販們的叫賣聲附和著朝陽，繁忙的一天拉開了序幕，小吃攤上的嫋嫋炊煙帶來食物的香氣，惹人流口水。雜物攤上的各色物件在小販的口中說得天花亂墜，攤子與攤子之間擠得沒有空隙，人與人也摩肩擦踵。

顧傾傾主僕倆一早便去城中最大的車馬行雇了馬車，秋兒掀開馬車車簾，看著路邊的攤位，問道：「小姐，從顧家離開後，我們之後該怎麼辦啊！」

顧傾傾透過縫隙看向馬車外頭，笑著道：「天大地大，還會沒有我們兩個人的容身之處麼？我想過了，我要去揚州。」

「揚州？」秋兒露出驚訝的表情。

「對，我們去揚州，秋兒想去嗎？」

揚州地理位置優越，風景宜人，最是宜居。

她手裡有娘給的銀票，等她們到了揚州，花點錢置辦一處小院子安頓好後，再去
做一點小生意，相信日子自然也會越來越好。

秋兒像小雞啄米一樣的點著頭，「我當然想去了，我曾經聽他們說，揚州那邊除
了風景宜人，最重要的是那邊美食很多，到了那邊我是不是可以吃很多好東西？」
顧傾傾不禁笑了，「那是自然了，到時候妳想吃什麼就吃什麼。」

「太棒了。」秋兒興奮得忘記自己身處何地，站起來猛地撞到了馬車頭頂，痛得
驚呼出聲，又重重的坐了下去，痛呼出聲，「啊！好痛。」

秋兒一時之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也不知道應該摸自己腦袋，還是自己的屁股。
見狀，顧傾傾毫不客氣的大笑了起來，「秋兒，妳這大傻子，現在疼得不行了吧。」

「小姐，您就別笑話我了，我這不是太高興了，一下子忘記了自己屁股上有傷了
嗎？」秋兒扁了扁嘴，可憐巴巴的說道。

「好，我不笑妳了。」顧傾傾強忍著自己想笑的衝動，將自己身後的靠墊拿了出
來遞給秋兒，「接下來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程，路程顛簸，妳把這個也墊妳屁
股下面吧，省得傷情加重，到時候就不好了。」

秋兒也不拒絕，將靠墊放在自己的屁股下面。

馬車悠悠的行駛著，車裡顧傾傾和秋兒兩個人歡聲笑語，而顧家卻因為顧傾傾的
離開，氣氛變得十分的微妙。